

聊齋全圖

第九冊



Lin. 384

9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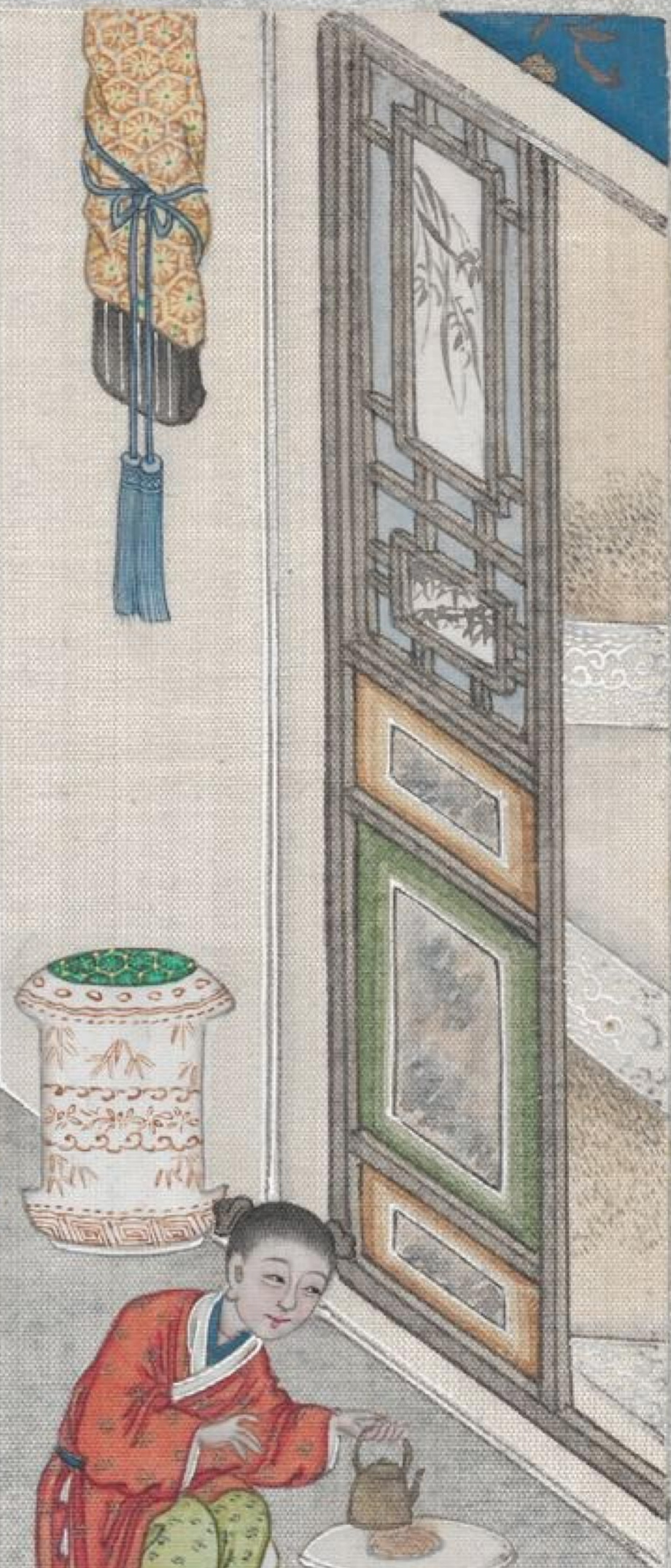
Heft 9

第九冊

董生
陸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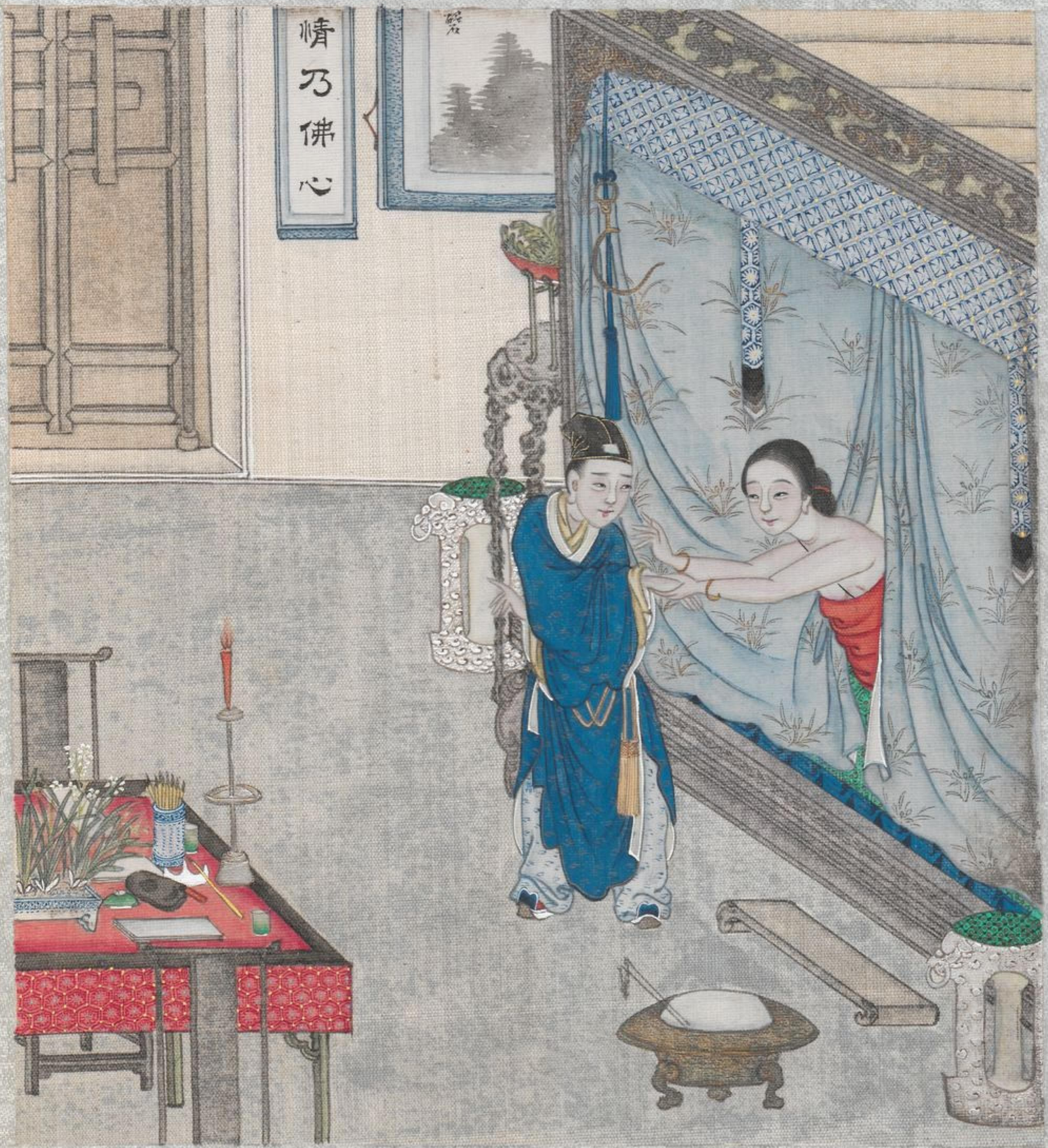
七頁

五頁



董生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
焉方將篝燵過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
善太素脈偏診諸客未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
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
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曰某至此共窮於
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而以為摸
梭語置不為意半夜董歸見齊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必
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
溫否纔一探入則膩有卧人大愕歛手急火之竟亦姝麗



情乃佛心



7
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
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間君何往董益惧戰栗哀求願仙
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
又笑曰尾於何有君悞矣引董手強使復探則髀肉如脂
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
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
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
矣爾時我未笄君垂髻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
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髣髴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
若此然何遽能來女曰妾適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



信也只載

不幸為文君剩妾一身熒無所倚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
勉來相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
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
寢意殊自得月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云不自知久之面目
羸支離乃惧復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前日之死
徵驗疾不可為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為之鍼手灸臍
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
之拂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亦怒曰
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
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



所在積數日董嘔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
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隣也渠舊與妾善
不意為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
佩之遂相懽待居數日迷罔病瘖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
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
夜當炷香室外忽忘卻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
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不室亦死也
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
暮搖香戶上女來拔弃之夜又夢重來讓其違囑次夜暗
囑家人俟寢後潛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耶王言



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為此者王曰
惑室人憂病信巫家作厭禳耳女徬徨不樂焉家人潛窺
香滅又炷之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悞害遐思而奔子
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
皮囊也遂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活遽呼家
人剝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
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井去
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
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病幾危
半年乃瘥



世にふるも
遊に榮耀
瑞々たるの
美は風

六雄天色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萬尚未知名一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衆當釀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狀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猛惡或花間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立故衆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居無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衆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酬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被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怪荒舍匪遙合乘來覓飲幸勿為畛域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燭獨飲忽有人褰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日冒瀆今來賀以斧鑕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



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爇火判曰天道
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殺果妻聞大駭戒勿
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琰以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
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讀與陽世
略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曰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頽伏几曛睡
比醒則殘燭黃昏鬼客已去自是兩三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
睡朱獻牋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陸猶自酌忽
醉夢中覺臟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牀前破腔出腸胃條々整
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惧我為君易慧心耳從容納
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睨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跡腹間
覺小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映知君之毛



竅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
闕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誕而赤者存焉自是文
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曰可矣但君福爾不能大顯
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冠未經科試冠軍秋闈果中經元同
社友素擲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
納交陸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生動目炯炯如電衆
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携陸婦飲之醺朱曰蒲腸伐胃受
傷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否陸復請命朱曰心腸可易面目
想亦可更山荆予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煩
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闕朱急起延入
燭之見襟裏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艱物色適得一美人首敬報



命朱撥視頸血猶濕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扁陸至一
手推扉自闢引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投朱抱之自於靴中
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著力如切瓜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
生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而移枕墮肩際命朱
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麻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
汲盥婢見面血狼籍驚絕濯之盆水盡亦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
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視之則長眉掩
鬢笑靨承顴畫中人也解頰驗之有紅線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
先是吳待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
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
穴寢門殺一婢於牀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



微聞鬧聲呼婢往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
啼号紛騰終夜詰旦啟衾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撻侍女謂所守不恪
致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
頭之異聞吳公吳疑之遣媪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
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
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僕果殺之則非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
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婦求計於陸曰不難當伊女自言之吳
夜夢女曰兒為蘇溪楊大年所賊無與朱孝廉彼不豔於其妻陸判
官取兇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
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
夫人由此為公壻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



25
規被於于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然即治衣衾棺槨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冉自外至夫人惧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其不再來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業務授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豪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寬然而逝自是二數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瑋方五歲來輒提抱至七八歲則授經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



27
疏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
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扶之哭曰勿
爾兒已成立家業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折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為
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自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瑋二十五舉
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輿從羽葆馳衝鹵簿訝之
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
瑋不起朱從車行火馳不顧去數武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
曰佩之當貴瑋欲追從見輿從人馬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
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
方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沕曰渾曰深一夕夢父曰佩
刀宜贈渾也從之渾後仕為總憲有政聲





